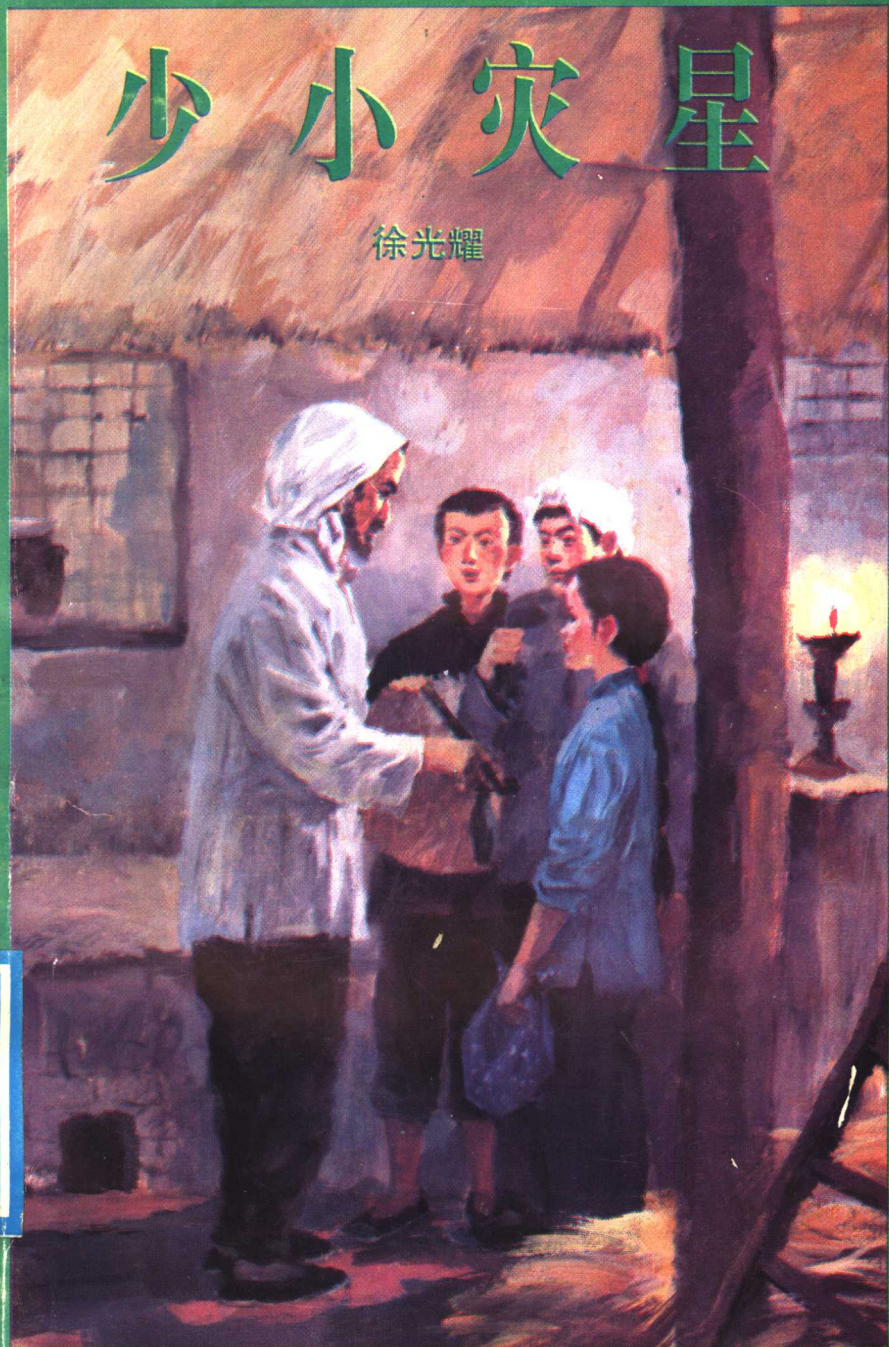


战★斗★的★童★年★文★学★丛★书

少小灾星

徐光耀



12014 501
少小灭星

徐光耀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4号

封面画：吴冠英

封面设计：周建明

插图：晁锡弟

责任编辑：武广久

少小史星

徐光耀

•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
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850×1168 1/32 3.75印张 2插页 32千字

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济南第2版

1992年5月济南第2次印刷

定价1.90元

《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，有少年儿童的脚步；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。

英雄少年们是在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成长的。老一代革命家像园丁爱护幼苗一样，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，把开创新时代的希望，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。他们鼓励少年儿童团结起来，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。于是，在大革命时期，成立了劳动童子团，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，支援北伐战争；在土地革命时期，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，参加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保卫人民政权；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，组织了儿童团、学生会，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；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不少解放区，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。同时，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，在人民军队里、在大后方，还有少年铁血队、地下少先队、报童近卫军、新安旅行团、孩子剧团……

在革命洪流里，少年儿童，步伐豪迈，歌声嘹亮。

他们跟随父兄，怀着美好的理想，不怕艰难困苦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，忘我地参加战斗。

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。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，有的为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，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、小模范；有的在枪林弹雨中，或是在白色恐怖下，为祖国、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。他们的光荣事迹，将世代为人民传颂，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，也将为一代一代少年儿童传颂。

《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》，就是为了记载这些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，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，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。这也是一套记载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的大型重点丛书。

这套丛书里，有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，有故事，也有长篇回忆录，将在若干年内陆续编辑出版。由于编辑能力有限，水平不高，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，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。

一个人落生在世，真不知要怎样度过一生。大概不可能永远幸运，也不可能老在灾祸中沉沦。有时，你会像一只小鸟，翱翔在蔚蓝的天空，自由而快乐；有时，你又像一丛蓬蒿，在马蹄下践踏成泥，备极凄惨。得意起来，飞扬不可一世，可倒起霉来，又感“生来世上便是一桩大错”。可以说，尽管每人各有苦辣酸甜，且早已遥遥飞去，可聪明的读者仍乐于在过往的人生中刨根问底，搜寻那潜藏的汁液，吮吸咂摸，汲取营养，以雄强自己的体魄，更轻捷地越过前途中的坎坷。

下面说的是几个孩子在战争中的遭际，故事尽管错乱颠倒，怪异杂出，倒不是作者有意安排，而是时代狂风，使他们树叶般飘零摇荡，历尽了艰辛的。人生本就像一场旋风。你可能经受过酷暑的熬煎，严寒的冰冻，可你尝过战争的滋味吗？那异乎寻常的激剧、凶暴和惨烈，但愿以后我们不再看见了！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战争曾多次侵入过我们的生活，并不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就躲开我们。但我们尝够了无穷的灾难和惨痛之后，灾后看灾，平心静气，却能发现战争还有着特殊的景观：除却那骇人的残杀、创痛、悲伤之外，它也提供诱人的雄伟瑰丽、英武豪迈和烈烈轰轰。它死中有生，苦中有乐，无情而有情，不幸中有大幸；它确乎摧折过幼稚的嫩芽，却又催熟过青春和生命。不信吗？瞧，乌云滚滚，八百里平原硝烟弥漫，战幕已经拉开了……

……乌云首先从东南方向滚起。它贴地奔涌，排云而来，仿佛千军万马趟起的飞尘，滚动着，嘶叫着，裹挟着杀气，直朝遍地人群横扫了来。

“……快，往西北上跑！”

逃难的男男女女，踉跄着，拉扯着，互相搀扶着，散乱地逃向西北……

可是，西北也漫来一道黑雾，照样乌蒙蒙、灰惨惨，像扇巨大的石碾，与东南对应着贴地轧来。逃难的人群更加张惶了。大平原啊大平原，你是太展平，太袒露了！此时此刻，你村庄显得那么小，树木显得那么低，连遍地即将成熟的麦子，也变成寒风下的草皮儿了。大地一下子秃得那么阴森，那么一无遮拦。

但是，毕竟西北上的黑雾离得远些，犹豫了一下的人们还是往西北跑，晚一点给石碾轧住，也给人希望啊。

“啪！啪啪啪！”尖利的枪声打过来了，子弹呼啸着在天空掠过。人们全都愣住，四下张望。巴大坎断定：到处已都是鬼子的重兵，“大网”撑圆了，恐怕逃不脱了！

“日他个老娘！”每当灾祸临头，巴大坎都要这么骂的。

“那——”跑在巴大坎头前的轴子，把眼向南望去。

南边有什么？那里一溜儿三个村子都在冒烟，早晨

就响过隆隆的大炮，现在还有几十辆汽车穿梭来往呢。

一阵轧轧声，天上又来了六架飞机。它们仄歪着翅膀，左一圈，右一圈，扎着头在人群上空盘旋，活像一群追逐小鸡的老鹞鹰。

四个方向只剩下东北了。确实，东北上没有烟，也没有雾，不见人喊马嘶和枪炮的轰鸣，可那儿有一条线，一条绿草和柳荫组成的长堤，它显得恬静而超然。可是，它下面的河坡上肯定排满了鬼子的机枪。

黄沙漫漫，昏天黑地。三个少年男女——三个小八路卷在这大“扫荡”的狂风中，旋转着，战栗着……

“都是你！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巴大坎冲着轴子发火了。

轴子紧紧闭着嘴，不搭腔。

“什么他妈的吕司令！吕个屁！我们都叫他骗了！”巴大坎咬牙切齿。

他发火是有来由的。前天——那时还风和日丽，一片太平。天晓得民运部长发神经，把各单位的“小鬼”召进梨树林子，宣布说：环境将有急剧变化，机关必须“轻装”，凡年小体弱缺乏战斗力的，都须暂时分散隐蔽，待“扫荡”过后，再回部队来团圆。他说，这个倒霉的决定“是吕司令员的命令”。

“啥呀？老子不同意！”巴大坎一听就跳了起来。是啊，他吃“分散隐蔽”的亏已经不少了，怎么又来了？当他六岁，还在长征路上的时候，就同妈妈一起搭在过贵州。

几个月之间他们吃的苦，比贵州的山还高。幸亏跟地下党联系上了，靠着妈妈是干部“遗孀”的关系，受着格外拔救，被转移到四川北部，加入了红四方面军。就在他妈妈第二次结婚，正跟新爸爸“快活干革命”的时候，却被张国焘裹挟着，一连在雪山草地拉了两个大来回，几乎把脚板磨去三寸，这才到达陕甘边界。谁知又赶上了第二次“分散隐蔽”。因他爸妈已编入西路军，过黄河征西去了。可怜巴大坎在六盘山下的荒漠中跋涉半年，靠讨饭才摸到了延安。然而，他在子弟小学中又听到坏消息，妈妈和那个挺和善的新爸爸，竟双双战死在河西走廊了……

去年，苦命的巴大坎已经十三岁，忽地听说他生身的爸爸还活着，正在前方领兵作战。他一跳三丈，在喜庆中随着一位首长追到晋绥。谁知他爸爸已随一二〇师开往冀中，并且当了团长。巴大坎的渴望是不计千山万水的，费时半年，脚板又磨去半寸，终于来到冀中。然而，军区组织部告诉他：他爸那个团在反磨擦高潮时，开往黄河沿上打石友三去了，至今尚未回来。劝他莫要再追，不妨一边工作，一边等待。巴大坎虽觉他们言词闪烁，心下生疑，可长远的跑路，到底消磨了他的气性；而冀中平原的辽阔富饶、明朗开化，又大大引动了他的喜爱，于是就坡上驴，在司令部当了一名号兵。

可万万没想到，安定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，便赶上这场大“扫荡”。南方蛮子两眼一抹黑，举目无靠，一听“分散”就头疼；巴大坎也知道司令员吕正操不是老红军，又

没参加过长征，哪肯服他？偏是在他顶牛的时候，轴子插上来劝说：“都是上级安排的，又不是送我们跳火坑，应该好好服从嘛。”于是小鬼们分做三组，匆匆换了便衣，就各奔前程了。谁知就此跌入陷阱，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倘乎不离开部队，大家刀枪在手，合力一拚，绝不至弄到眼下这束手就擒的地步。这怎么怪得巴大坎怨气冲天呢？

“还说不叫跳火坑，这叫啥子？——掉进油锅了！”巴大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下，耍了。

轴子吃他这顿“顿丧”，也觉得先前自己的说话仿佛有误。便攥住他的手，要拉他起来。这时，东南上那凶猛的黑潮已更加逼近，大群的难民：老人、孩子、妇女，牵牛的、挟包袱扛被子的……一面跌爬，一面奔跑，也不顾西北上枪声正紧，只管没头没脑的撞去。

轴子禁不得巴大坎打坠轂驴儿，拉了两把没拉动，也急了，吼着说：“别耍赖！要死也死个志气嘛，别让老乡们笑话！……”

“死，还用着急？头一个就是我，哪个管南方蛮子哟！”

“你别屈心！谁把你当外人啦？”轴子立刻感到受了污辱，逼住巴大坎问，“你是不是个党员？是就站起来！别他妈这么讨厌！”

“别吵了，我求求你们……”女孩子苗秀一面帮上来拉巴大坎，一面仍把眼睛盯着东南，她忽地脸色惨白的惊

叫：“你们看！……”

果然，黑色潮头上忽又跃出一队骑兵来，大洋马上钢盔颤动，枪翅子闪光，飞尘裹着草芽麦穗，随着马蹄翻飞。那急箭般的速度，几步就可蹿到眼前。

“完了！这条小命儿今天就撂在这儿了！”轴子望望混沌的天空，猛地闭住了眼睛，他觉得，到底巴大坎是对的，真要留在部队，确乎落不到这步田地！

二

激剧的动乱，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。鱼落网中的三个小八路，竟然出乎意外地脱险了。原来鬼子兵的首要目标是八路军主力，是枪炮齐全的大部队。至于零散溃逃的散兵群众，一时还顾不上哩。尽管马队冲到了巴大坎们面前，还有个突颧骨的家伙顺过枪来冲着苗秀瞄准，可那只是开开玩笑，随即马不停蹄地奔蹿而去了。

又经过一遍遍这样的惊险，一次次这样的魄散魂飞，终于熬掉了时间，眼见日色西沉，兵喊马嘶的田野悄然寂静下来了。三个小八路旋啊飘的，都已筋疲力尽，成了打蔫的菜叶儿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仍在跟着一位老大娘，形影不离的到处磨游流荡。

他们本来互不认识，是在一次拚命的奔逃中，轴子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拔不动两腿，忽地背后有人叫喊：“同

志，你等等儿……”回头一看，就是这位大娘，她浑身上下一似水泼，脚下不断“拌蒜”，却紧抱着一个婴儿，大远地朝他伸着脖子喊：“给！给我抱抱！……”这不客气的命令口气，仿佛她就是他们的亲娘。轴子本能地倒迎两步，接过那婴儿。不想大娘一把抓住他的后襟，又坠在了他的身上。就这样，在鬼子马队穿来穿去的原野，他们磕磕绊绊地互相搀扶着，成了一家子。

现在，敌情的威胁稍煞，火辣辣的口渴正焦烤着喉头，天边上已冒出一颗星星，遥望四际，在这颗怯生生的星星下面，有辽远而黑沉沉的一溜儿，那就是老大娘的家——纪昌庄。还有哪儿可去呢？老小五口，拚出最后一丝气力，朝那一溜儿黑走去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瘦弱的苗秀激灵灵打个冷战，又听到那狼嚎般的笑声了。她赶紧握一下拳，定定神。

是刚才，血红的太阳将将落在地平线上，又有群鬼子追来了。她跑啊跑，像跑进了一场梦，一垅垅的麦子老是抓她的脚，把脚抓丢了，腿也没有了。她想喊，可喊出口的却是黑星星，星星漫天漫地的乱舞。她想拽住轴子，却不知怎的吊在了巴大坎的后腰上，就那么一步一拧地像大娘似的摇晃……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狼嚎似的笑声又响了。那时候，真要渴死了！鼻子在冒烟，舌头一搅，满嘴是擦干锅的声音。血红的太阳多可恶，安心把人烤糊！大娘说，树林子后头有眼井，还安



轴子本能地倒迎两步，接过婴儿……

着轱辘哩。于是钻进树林子，又钻出树林子，糟糕！井上一群鬼子正在洗澡呢。十几条水唧唧的臂膀，一片毛茸茸的胸脯子，他们捧着车斗子里的水，撩啊，浇啊，还叽叽嘎嘎的笑。笑也罢了，还给他们看见了这五个老少残兵！天呐，又不能退，又不能跑，也不能等着、愣着！这时，渴急了的巴大坎发现了一条堖沟，亮亮的流着半槽儿水。死了算了！他一头扑上堖沟，“咕咚咕咚”就是一大气。这个榜样提醒了大家，一齐扑了上去。可毛病偏偏出在苗秀身上，她刚一猫腰，腿肚子抽筋了，“扑通”地横栽在堖沟上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鬼子们的大笑很开心，开心得疹人。

“……也许当时那一摔，就没有我了，我已死在堖沟上了！”苗秀掐掐自己的中指，中指只是鼓胀胀的发木。“现在晃晃悠悠跟着他们走的，是谁？是那个叫苗秀的魂儿吧？……”

直到大娘抱来柴禾在灶火门前点火，苗秀才猛然醒悟：已经到家了。这才拖起浮肿的两腿，去帮大娘做饭。

轴子自进屋就蹲在靠板柜的兀凳上。他臂弯里的婴儿仍睡得很熟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，发出一种干燥的啸音，这啸音很像进村时闻到的那股焦糊味儿。半个村子都烧光了，街道成了空筒子，门窗倒吊，树叶乱飞，马粪里混着斑斑血迹，什么地方有憋闷的啜泣声偷放出来……“啊，到底还活着……”轴子眼皮一垂，就带着这个想法荡进梦里去了。

历经苦难的南方蛮子最放得开，他进屋往炕厢上一靠，说声“哪个找哈子村长吵”，便两腿一耷拉，打起呼噜来了。

小玻璃瓶煤油灯闪亮时，老大娘端来了疙瘩汤。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一天跑下来，居然这么快就做熟了饭，真是天赋的本能。瓦盆里一颗颗玉米面摇成的圆蛋蛋，骰子似的泡在汤水里，冒着葱花椒盐气味。它有稀有干，软硬兼备，是大平原上最有特色的速成饭食，急难中尤受欢迎。苗秀拿来黑乎乎一把筷子，首先把巴大坎推醒。轴子把婴儿顺在炕尾上，接过苗秀盛给的碗来。虽则胃口并不好，可为了将来，饭是必须吃的呀。

小屋里一片“吸溜”之声。

“大娘哎，”几粒圆颗颗下肚，巴大坎的元气便上来了，“你晓不晓得？我们可都是八路！”

大娘听得诧异：“你把我看成老糊涂了！连八路都认不真，怎么敢把孩子交给你们？……”

“那你不怕？”

“都怕完了，怎么又怕？”

“只怕明天要更怕哩！”

是的，明天怎么办？鬼子的“大网”肯定还要铺天盖地，密密层层，还想敌人白送你逃脱吗？当然，只有赶快找到村长，让村长找人送三个八路去赵仁村，那儿有部队上开给的接头关系。

“别傻了！这工夫还有村长？”老大娘说：“谁还敢认

自个儿是村长啊？”

“那我们自己去赵仁村……”

“那也不行，没见早清儿那些鬼子大队，都是从赵仁村来的！”

“天呐，那我们不全完了！”三个孩子一齐停住筷子。

“完不完的快着吃罢，”老大娘见苗秀泪花儿都上来了，忙拍拍她脖颈儿说，“孩子别急，不是常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吗，你们当八路的，吃苦不要命，净给老百姓挣好儿，凡沾光得益的事儿都找不着你们，老天爷能睁着眼让你们绝了？快把疙瘩汤吃了，熬熬就过去了，以后还有好日子等着你们过呢……”

此时忽有一股小风吹来，灯亮儿嘶嘶一阵叫，“啪嗒”一声门响，一个蓝幽幽的人影儿来到屋地上。她蓬头垢面，满脸青灰，略一踉跄便赶忙抓住了炕沿。大娘“哎哟”一声，急忙扶住，原来是从早晨就失散的儿媳回来了。

她舔着干瘪的嘴唇，喘了好一阵，才说她是刚从一个菜窖里爬出来的。那菜窖原曾藏着七个人，半后晌被鬼子发现了：先是三个男的被提上去，绑在枣树上破了肚子，接着又用辣椒水灌死了一男一女，第三次往上揪的是个十五岁姑娘，她嚎叫，撕咬，蹬着墙打坠儿，惹下一颗手榴弹来，这儿媳只见火光一闪，就全知道了。到她再慢慢睁开眼时，看见了两颗星星，她就奔着星星爬出了窖口。以后，是给一个黑乎乎影子架着，飘飘惚惚回家来的。

“架着你的是谁？怎不让人家进来？”婆婆问。

“像是……”儿媳还在迷迷糊糊之中。

“没认清是谁吗？”

又喘了好一阵，儿媳才说：“像——轱辘大伯……”

“轱辘大伯？村长回来了？……”老大娘双手合十，望着天念起佛来……

三

在这样的年月，村长就是抗日政权，村长就是依靠。

对三个小八路来说，找到村长，也就找到了党，找到了救星。

可是，村长家里却另是一番景象：三间正房，连二的大炕，炕上地下尽是人：男、女、老、少，伤的、痛的，都在争着插嘴，又都压着嗓子说话；焦急恐怖之外，包裹着烈火烹油的紧张。扫荡仅只一天，全村已经被杀十九人，抓走三十多个，还有更大一帮子下落不明。烧的房，丢的车辆牲口，都不值一提了。八路军处处都打了败仗，烈士的尸体填满一条又一条道沟。至于县区干部，现藏何处，还剩多少？没有人晓得。真是血流成河啊！

“……光地雷就起走了三十多个，还炸着一个鬼子！汉奸们可留下话了：武委会和支书若不去赵仁村报到，明儿八点，要咱村交十颗脑袋……”一个半大老头儿，山羊